

本文系吴康宁教授为《大专家牵手“长大的儿童”》著名学者为李吉林著作序及李吉林《思语专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所作之序,刊于《中国教育科学》2019年第2期。本报全文转载,以表达对李吉林老师的思念之情。

# 李吉林的品质与贡献

■吴康宁



## (一)

李吉林老师要我为这本“序集”写序,这让我相当为难。

为难之一,是因为按惯例,作序者的身份、资历及水平一般都要高于所序之书的作者的,而我的身份、资历及水平却远低于“序集”的作者(以下简称“序作者”)。何况,序作者中既有我十分敬重、给过我诸多提携与帮助的学界老前辈,也有我非常佩服的专家型领导。我有什么德何能,可为他们的文字作序?

为难之二,是因为“序集”所辑录的,并不是李吉林老师本人的书所写的自序,而是二十三位作者为李吉林老师的二十六本书所写的序。我孤陋寡闻,迄今只见过有人把为别人的书和自己的书所写的序、跋之类的文字集为专辑,然后请别人作序,或自己作序,却从未见过有谁为二十多位作者替另一位作者的二十多本书所作之序的“序集”写序。这种序该如何写?心中完全无数。

为难之三,是因为按常规,替别人的书写序一般都要对所序之书乃至书的作者夸赞一番的,而我偏偏很不善于正儿八经地夸赞别人。真要夸赞,常常会采取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方式。这也是我多年来基本上不替别人的书写序的主要原因。屈指算来,迄今因直拒或婉拒写序要求而得罪的学生、同行、朋友已有近六十位。我要是写了这个序,那该如何面对被我拒绝过的那些作者呢?

既然如此之难,我怎敢不知天高地厚地贸然承接对我来说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这一写序任务呢?借我一个胆也不敢的。所以,我在电话里向李老师反复陈情,表示这个任务我不敢当,当不起,恳请李老师放我一马。

但,李老师的执着是出了名的。无论我如何心恳意切、婉言硬语,李老师就是不退让、不松口。而且,李老师在说服或反驳的时候,语气之坚、语调之高、语速之快,常常让我很难有插话的机会,渐渐地也就丧失了推辞的意志。

更重要的是,透过李老师的执意邀请,我真切感受到了李老师的激情——对情境教育近乎痴迷的激情,真切感受到了李老师的真诚——对包括晚辈后学在内的任何人都恳切求助的真诚,也真切感受到了李老师的信任——对我这个被许多人认为(其实是误认为)一不小心便会鸡蛋里挑骨头的人的巨大信任(这一点后文还会谈到)。

明明真切感受到李老师的激情、真诚及信任,却还要左推右辞李吉林老师交给的任务,那就真的有不识好歹之嫌了。于是,在给李老师的回复邮件中,我这样写道:“这可能是我迄今所接受的最为光荣而艰巨的一项写作任务。明知力不从心,还得勉力而为,太难!好在确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所以,一咬牙,一跺脚,就这么接受下来了。”

## (二)

但,这种“前所未有的”序,终究是难写的。因为难写,也因为接受任务后的一段时间里相当忙乱,所以迟迟未能动笔,

甚至有过打退堂鼓的念头。好在李老师极为善解人意,及时出手相助,说:“你就把这么多大专家为我这个‘长大的儿童’写序看成一种现象,解读一下为什么,不就就行了?”

这是何等的智慧!李老师的建议让我豁然开朗。是啊,这么多学者、领导、报刊主编等等都欣然为李老师的书作序,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想来想去,我感到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 其一,为李老师的品质所感动

在“序集”中,所有作者无一例外地都表达着对于李老师的品质的感动。作为一名教师,李老师身上有许多优秀品质。在我看来,李老师在同行中尤为凸显的是两大品质。

#### 一是永不消退的纯净童心

李老师有句流传很广的名言:“我只不过是长大的儿童。我多么喜欢自己永远像儿童!”她还说:“儿童的眼睛,儿童的情感,儿童的心理,构筑了我的内心世界。是的,正是儿童,是童心,给了我智慧。”“我常常就是这样,像孩子般怀着好奇心去设计教学,童心帮助我想出许多好办法,那是最受孩子欢迎的好办法,它让我不止一次地获得成功。”

李老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会时常“推着儿童在优化的情境中获得审美享受和道德情感熏陶的场景”;她会在带孩子们去认识春天前的备课时,“像孩子们一样想象着春姑娘的美丽,想象着春姑娘背着一个柳筐。”(李吉林:《挚爱鼓起创新的风帆》,《中国教育报》2006年8月28日)诸如此类的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于是,“长大的儿童”便成了李老师引以为豪的一个自我评价,童心永驻便成了李老师的情境教育探索持续前行并屡获成功的首要法宝。诚然,由于教育的对象是人,是儿童,因此,大凡货真价实的优秀教师、成功教师,没有不怀揣童心的,没有不珍惜童真童奇的,没有不以童为要、以童为趣、以童为友乃至以童为师的。而在在这方面,李老师的童心可以说法达到了极致。因为,李老师的童心是那样地纯净,不掺半点杂质;那样地恒久,须臾不曾淡薄,从青年到中年,直至花甲,直至古稀,直至耄耋。

这样一个长大的儿童,这样一颗永不消退的纯净童心,也成为深深印刻在序作者们头脑中关于李吉林老师的第一美妙形象。在序作者们眼中,李老师确实就是一个长大的儿童:“至今虽逾古稀,仍然童心不灭,与儿童少年教学相长,鱼水交融。”(王湛序)“尽管年过古稀,但精神饱满、春色满面,童心不灭、充满活力。”(胡金波序)“岁月染白发丝,光阴柔皱额头,儿童般的纯真却依然荡漾在你心中。”(高文序)几乎所有序作者从李老师的书中首先读到的、读懂的,都是充盈于字里行间的童心。正所谓“这些文章,字字珠玑,洋溢着对教育的全部热情和热爱。我都能读到一颗永远活泼泼的、纯粹的童心。”(余慧娟序)有序作者甚至认为:“她的能力结构中,最明显的是与儿童心相印、心灵沟通的能力。”(朱小蔓序)

这样一个“长大的儿童”,自然会得到序作者们格外的欣赏和敬重。有序作者这样写道:“我从心里尊重和尊敬李吉林这样扎根于大地、生长于沃土、与儿童心灵相通的当代教育家,努力向她学习。”(张楚廷序)还有序作者在欣赏和敬重的同时,发出深深的感慨:“谁能在经历复杂、挫折的人生之后,依然保留一份纯真,甚至纯粹呢?”(余慧娟序)

对于这个问题,估计熟悉李老师的人通常都会答道:那是因为李老师对儿童充满了爱,深深的爱!这样的回答自然正确无误,因为作为一个教师,如果没有对儿童的爱,便绝无可能童心永驻。但问题是:在现实中,许多教师也是爱儿童的,甚至很爱儿童,但真正能像李老师这样拥有一颗永不消退的纯净童心的,却很少见。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虽然具有爱心,但如果并不拥有童心,那也依然无法与儿童有效沟通,依然难以真正进入儿童世界,依然不能正确地、精准地引导儿童健康成长,甚至会至少在客观上抑制、阻碍儿童发展。在日常教育实践中,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

这就不能不提到李老师的另一句名言。她说:“儿童是我的挚爱,儿童是我的心灵的寄托。”这句话的前半句很重要,后半句也同样重要,它所说的是儿童对于李吉林老师的精神生命本身的不可或缺性。关于这一点,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亲身体验过李吉林教学场景的人,亲耳聆听过李吉林教育演讲的人,或者认真阅读过李吉林教育论著的人,都会强烈感受到李吉林对儿童的挚爱,都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李吉林仿佛就是为了儿童而生、为儿童而活,仿佛就是为了儿童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吴康宁:《李吉林教育思想基本特征与情境教育研究的拓展空间》,《课程·教材·教法》2009年第6期)

想想看吧,一个仿佛就是为儿童而生、为儿童而活、仿佛就是为了儿童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可能不在爱儿童的同时,还拥有一颗永不消退的纯净童心呢?设想一下吧,假如所有教师都能像李老师这样不只具有对儿童的挚爱,而且将儿童作为自己的心灵的寄托,我们的教育会是一种怎样的动人情景?对于这样一位不仅深爱儿童、而且童心永驻的李老师,谁不乐意为她文字作序呢?

#### 二是永不停歇的探索精神

如果说“永不消退的纯净童心”是李吉林老师的第一张名片的话,那么,“永不停歇的探索精神”便是李吉林老师的第二张名片。

整整四十年来,“李老师日复一日,月复一日,年复一年,‘咬定青山,只做情境教育探索这一件事……从不知难而退,从不见好就收,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持续探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不断攀升,一部接一部地给我们捧出了‘情境教学——情境教育——情境课程——情境学习’这四部曲。”(吴康宁:《李吉林情境教育探索》,《课程·教材·教法》2018年第1期)如此强烈的探索欲望,如此恒久的探索热情,在中国基础教育界几无第二人。事实上,李老师的从教史本身就是一部探索史;舍去“探索”二字,李老师的情境教育、李老师的教育生涯便无从谈起,作为教育家的李老师这个人也就不复存在。说实话,每次和李老师交谈,我都被她这种永不停歇的探索精神深深打动,每每感到和李老师的探索精神相比,我们这些晚辈后学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显然,序作者们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动。我统计了一下,在“序集”中,“探索”和“创新”这两个词出现的频率分别多达69次和50次(不包括李老师本人使用的)。序作者们或感动于李老师真心诚意、务实探索——“李吉林在探究过程中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没有一丝虚假,没有任何夸张,反对教育的华丽和作秀,始终以科学的精神,求实的态度,从容地,

精益求精地坚持情境教育的实验与发展。(顾明远序)或感动于李老师认准方向、持续探索——“她在二十多年的教育实践的基础上,选准了一个课题,又用30年的时间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和探索,不放弃,不见异思迁,不断深入,不断提高,终于攀登到一个辉煌的高度。”(王湛序)“她那认真钻研不断创新的精神,可敬可佩。”(袁微子序)“阅读这些教学案例,我被李吉林老师的那种充满激情的童真语言、诗化语言所感动,也为李吉林老师的执着、奉献、开拓、创新精神所感动。”(裴婉娜序)或感动于李老师淡泊名利、静心探索——“几十年如一日,在一所学校,教一门学科,不为名,不图利,勤奋工作,不断探索……这样的教育工作者,在全国并不太多。况且李吉林同志有太多的升迁机会,但她不动摇。所以,我从心底里钦佩她。”(吕型伟序)

如同上面所说的童心永驻一样,在探索不止方面,李老师同样达到了极致。正如有序作者感叹的那样:“和李吉林熟悉的人,差不多都有这样共同的感觉:这是一个不知疲倦、永不满足,在为之奋斗数十年的小学语文教学园地中不断耕耘、同时也不断收获的强者。”(严清序)这样的不知疲倦,这样的永不满足,这样的探索探索再探索,使得“她的教育教学活动,都闪耀着创造的灵性之光。”(刘堂江序)有序作者甚至认为:“她的全部实践和理念,也可以用奉献、求真、创新六个字来概括。”(吕型伟序)这里的“求真”和“创新”,正是探索之意。这种探索精神,也充溢于李老师的文字中,“读李老师的文章,会感受到作者锲而不舍的追求中体现出的创新精神和进取心态。”(高宝立序)

李老师的探索精神是这样地强旺饱满,这样地经久不衰,不只让序作者们不吝赞美之词,而且让有的序作者甚至感到普通的文字形式已不足言表对李老师的敬佩,于是干脆赋诗以赞——“你从不止步,勇往直前,就向溪流的长远;你胸中翻滚着的创造激情,就像大海奔腾的浪花……用有限的生命,探索无涯的情境教育;以不懈的追求,永续教育改革的诗篇。”(高文序)

对于这样一位生命不息、探索不止的李老师,谁不乐意为她文字作序呢?

### 其二,为李老师的贡献所叹服

大凡为别人的书写序,最让序作者为难的,还不是本序开头所说的那几点,而是所序之书的内容本身并无多少值得称道之处,或假,或大,或空,或不知所云,以至于让序作者陷入两难:不夸赞一番吧,不合作者的意;夸赞吧,有违自己的心。

就此而论,为李老师的书写序,则是让序作者感到轻松愉悦而且十分划算的一件事了。原因便在于李老师成就卓著,贡献杰出,她的每一本书都是实实在在的“干货”,可赞之处很多,序作者用不着“硬写”。不仅如此,通过为李老师的书写序,序作者还可“趁机”从中学习许多。

“序集”便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在“序集”中,序作者们无一不对李老师的杰出贡献予以高度评价。其中,最为序作者们所看重、所叹服的贡献有两点。

一是李老师成为我国基础教育一线教师建构出自己的“教育体系”的第一人。

早在整整三十年前,鉴于李老师在情境教学实验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有序作者就预言:“一种新的教学理论或者新的教学流派终究会出现在我国教育科研的百花园里。”(杜殿坤序)自那以来,李老师的情境教育探索愈发红红火火,愈发硕果累累。

对于李老师的教育探索成果,迄今已有不少称谓。我觉得,相对而言最全面、最到位、并因此而最有可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称谓,当数“李氏情境教育体系”(温儒敏序)。我以为,考虑到国际交流需要,或干脆以李老师的名字来冠名,即“李吉林情境教育体系”。

李吉林情境教育体系可以说是我国基础教育界首次由一线教师建构的教育体系。这是一项很“厉害”的贡献,它让序作者们叹服不已。

李吉林情境教育体系的“厉害”之处,首先在于它是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因为它不只是思想的,或只是理论的,或只是实践的,而是三者兼而有之。

李吉林情境教育体系中的思想是先进的、深刻的。对于任何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来讲,思想都是其灵魂所在、生长之源。即是说,“核心的问题首先在于有思想、有观念,它们才是教学生活土壤里长出的生命之树。”(张楚廷序)一个真正“厉害的”教育家,都有其鲜明的教育思想。李老师自己就强调:“教师应该是思想者。”(李吉林:《教师应该是思想者》,《教育研究与评论》2010年第2期)序作者们也强调:“李吉林独创的语文情境教学,与其说是一种教学方法,莫如说是一种教学思想;发展到后来的情境教育,可以更进一步说是一种教育思想。”(严清序)在序作者们看来,李老师情境教育体系中的思想是丰富的,包括“独特的情境教育哲学思想”(吕型伟序)、“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思想”、“审美教育的思想”、“素质教育的思想”、“全面发展的思想”等等(严清序)这些思想都集中指向教育的原点:育人;并着力强调情境教育的要害:育完整的人,完整地育人。这些思想本身是李吉林情境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相互关联,相互映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李老师“创造了一整套情境教育的思想体系”,“李吉林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原创的教育思想流派的出现和成熟。”(顾明远序)

李吉林情境教育体系中的理论是科学的、鲜活的。之所以说是科学的,不仅是因为情境教育理论有着作为其科学依据的诸多基础学科和相关学科的有力支撑,包括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学、语言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学习科学、脑科学等等,更是因为情境教育理论不是片段的、零散的,而是涵盖了情境教育的基本范畴、主要方面及相关层面,其自身构成了一个整体。有序作者就认为,李老师“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实验以及不断地反思、梳理,将其融通和系统化,形成了丰富的、相互联系、(下转第4版)

